琴台客聚

彥火

塵歸大自然

貝多芬在遺囑提到：「我的不致自殺也是間不容髮的事了——『是藝術』，就只是藝術留住了我。」

羅曼．羅蘭對貝多芬所作的蓋棺論定，是一段富詩意的闡述：「親愛的貝多芬！多少人已頌讚過他藝術上的偉大。但他遠不止是音樂家中的第一人，而是近代藝術的最英勇的力。對於一般受苦而奮鬥的人，他是最大而最佳的朋友。當我們對着世界的劫難感到憂傷時，他就會到我們身旁來，恰似坐在一個穿着喪服的母親旁邊，一言不發，在琴上唱着他隱忍的悲歌，安慰那哭泣的人。當我們對德與善的庸俗，鬥爭到疲憊的辰光，到此與信仰的海洋中浸潤一下，將獲得無可言喻的益處。他分贈我們的是一股勇氣，一種奮鬥的歡喜，一種感到與神同在的醉意。彷彿在他和大自然不息的溝通之下，他竟感染了自然深邃的力。」

因愛情與親人的離棄，真正情牽貝多芬一生的，除了藝術，就是大自然。

他愛花木、雲彩……自然的一切。他寫道：「世界上沒有一個人像我這樣愛田野……我愛一株樹甚至愛一個人。」

把故鄉波恩河畔的萊茵河稱作「我們的父親萊茵」，貝多芬在這條父性的大河度過最初的20年。

貝多芬魂牽夢繞是這條父親的河。

在繁囂的維也納，他每天沿着城牆繞圈，「在鄉間，從黎明到黑夜，貝多芬獨自在外散步，不戴帽子，冒着太陽，冒着風雨。」他吶喊着：「全能的上帝！——在森林中我快樂了，——在森林中我快樂了，——每株樹都傳達着你的聲音。——天哪！何等的神奇！——在這些樹林裏，在這些崗巒上，——一片寧謐，——供你役使的寧謐。」（羅曼．羅蘭）

貝多芬《田園交響曲》第二章之末，樂隊奏出夜鶯、杜鵑、鵪鶉的歌聲；甚至整闋交響曲都是用自然界的歌聲與喁語組成的。惹起美學家的議論紛紛，質疑這一類模仿音樂的嘗試。

《貝多芬遺囑》作出這樣的答覆：「沒有一個人注意到貝多芬實在並未模仿，既然他什麼都已無法聽見：他只在精神上重造一個於他已經死滅的世界。就是這一點使他樂章中喚引起群鳥歌唱的部分顯得如此動人。要聽到牠們的唯一的方法，是使牠們在他心中歌唱。」

貝多芬是用心去感應大自然的氣息，包括鳥語、花香、晨露。貝多芬大半生苦戀的特雷澤說：「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」。他最終以清白之軀塵歸於大自然。

（讀《巨人三傳》札記，之九）

大地遊走

周齡齡

中國四大河流行：長江源頭篇昆明機場轉機有感

到拉薩去圓夢，首先到昆明機場轉機。昆明機場內，我先辦好轉機手續，地勤人員說：「您是頭等座乘客，請您到我們商務候機室休息。」我獨自遊走內地多年，從未購買頭等機票，從未有過此「厚遇」。

候機室空間寬敞，簡樸舒適，讓人自在寫意。咖啡機旁，咖啡濃香撲鼻而來，配上精緻的椰子味小蛋糕，這是我爸爸最喜歡的椰子蛋糕啊；椰香、奶香籠罩我身，讓爸爸恍如在我身旁，「爸爸，您知道我正在西藏的旅途上，在圓您的夢，因此您以椰子蛋糕祝福我旅途平安，對嗎？」「我的好女兒，蛋糕香甜，甜在我心。知道妳已在旅途上，妳的孝心讓我寬慰，祝福妳有愉快旅程！」

把爸爸的祝福銘記在心，轉眼看到，餐桌上排列有十多種中國茶，單是普洱茶就有七八個品種。普洱茶是媽媽的最愛，為了媽媽，我把桌上所有普洱茶都嚐了一遍，我要告訴她：「媽媽，普洱茶之鄉——雲南的普洱茶是最好喝的，您快來嚐嚐吧。」「喝過普洱茶，茶香滿旅途。我的小女兒，妳是我的好孩子，祝福妳路途平安啊。」帶着爸媽的祝福，我在昆明機場逛一逛。前方是家書店，有着我們一家人美好幸福的回憶，我趕緊進去重溫好時光。

「這書店有《為什麼是毛澤東》，快去買。」3年前，我們6兄弟姐妹一起到雲南旅遊，二哥在這裏看到有他曾推薦的好書，着我去買。我們6兄弟姐妹常有相互推薦好書的習慣，二哥和四哥都好看書，我跟着他們的步伐，好書在手，書香滿懷，香遠益清。6年來，我們6兄弟姐妹，及4位嫂子更多次一起旅遊。

●櫻花樹下共聚天倫。作者供圖

我們第一次出門，目的地是重慶市，重慶有「渣滓洞」、「白公館」兩座監獄遺蹟。我們自小看過小說《紅岩》，書裏描寫的，就是監獄中寧死不屈，為國捐軀的英雄人物；我們在「紅岩紀念館」一起緬懷烈士事跡，一起向烈士們鞠躬致敬。第二次旅遊的目的地是雲南，我們一同感受位處中國西南，少數民族聚居地的獨特風情。第三次旅遊去武漢，我們同在櫻花樹下，賞花談笑，樂也融融……

我們6兄弟姐妹性格不一，各有長短，但我們胸襟裏都流淌着愛國愛民之心。父母以身作則，教導我們「有國才有家」，國家強大，人民才有好日子；我們的生命，是為了讓我們國土上的大家豐足幸福；我們的生命，要為己，更為人，成就大愛世界！父母離世後，我們6兄弟姐妹把父母留給我們的遺產，捐贈到內地山區辦學，20年來，我們和內地政府同心協力，把學校辦好，讓山區小孩子在愛與關懷中茁壯成長。

這就是「我們這一家」，讓我更感恩於懷的，是我有4位好嫂子。4位嫂子秀外慧中，持家有道，把家築成固若金湯，溫暖如春的安樂窩；她們和我們一家同心同德，愛國愛民。4位嫂子都是讓父母引以為榮的好媳婦，讓我以她們為傲的好嫂子。

「前往拉薩的飛機將要起飛，請乘客到登機閘口。」飛機要起飛了，我滿載着對父母的愛和思念，對家人的牽記，徐徐走向登機閘口，登上前往拉薩的飛機，踏上圓父母之夢的旅程。

水過留痕

少爺兵

眼裏有光芒笑裏有坦蕩

TVB的《開心大綜藝》播映後，暫且不論節目的製作內容及質素如何？但，它成為近期電視觀眾茶餘飯後的熱論，話題指數上升了不少，以觀眾的視角而言，最多的評價是：「好耐睇電視都無今次笑得咁開心了！全家一齊睇開開心心度過一晚時光，幾好吖，香港被泛政治化充斥，是香港市民不開心的根源。」

所以觀眾對今次TVB綜藝節目有所期待，是可以理解的。他們紛紛表示自從「黑暴」搞事又加上疫情，不少人的心情是頗為鬱悶：「正常普通市民要的就是簡單平穩過日子，硬要分什麼顏色，苦的是自己；睇電視節目是升斗市民娛樂之一的常態，很久沒有這樣貼地又搞笑及不太政治化的節目，現實一點來說，香港社會現在的氛圍，時刻需要此類令人輕輕鬆鬆看得開懷和發放正能量的娛樂節目，亦很久沒有見到上述的畫面了！」

而娛樂圈中人則認為：「對《開心大綜藝》節目的讚或貶的評價似乎是兩極，大多數觀眾指節目有重回TVB以往親民又搞笑風格的感覺，因演藝人扮嘢的扮相維妙維肖，搞笑之中有創意，觀眾笑出眼淚，這就是節目想要的效果，能取悅到觀眾從來是影視作品的最終目標。然而，這些好評，卻讓某部分人『酸溜溜』，明明不喜歡TVB，但又要為了罵TVB，只能睇到完場，之後連串的惡意貶義評語『出爐』，明眼人一看，都知道是為針對而針對的言行，着實令正常的電視觀眾感無語；不過，無所謂啦！節目的收視率有他們的『功勞』嘛，至少是間接『貢獻』了人頭，就讓他們去『酸』吧！反正魔鬼附身的從來也不懂得何謂『笑』，因為他們是冷血的。」

電視綜藝節目能夠令觀眾開心笑出聲，就是觀眾的期待！

爽姐私語

林爽兒

愛護導盲犬

對於導盲犬，香港人認識確實不多，政府也沒有在這事情上幫上什麼，對於動物的種種狀況，香港是做得很差，除了那什麼愛護動物協會，以及愛動物人士義務組織各個私人團體，大家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去協助動物之外，根本是沒有政府部門協助，政府會花5,000萬搞什麼音樂噴泉，會花過億去畀行政費幫手分什麼消費券，但從來沒有想過為動物發聲。

近年接觸到導盲犬服務中心，參加了他們幾次活動，之前他們的導盲犬服務中心成立，我們一眾支持這個會的朋友都去了，這其中還有我們的好朋友狗醫生廖漢財醫生。他是義務為導盲犬服務的。那一次他們難得邀請了黎諾懿任關愛大使，這位既是廚神也是非常愛狗之星，本身養狗，對導盲犬更特別鍾愛！

日前中心亦搞了一個很有意義的活動，那是「導盲犬爆珠口罩設計比賽」，協會希望通過今次的設計比賽能發掘創意，擁抱正能量！更重要是提高市民對導盲犬的關注和認識。

不久之前舉行了頒獎典禮，我很意外，以為這樣的活動沒什麼人參加，殊不知原來有不少青少年朋友、公開組的大朋友參加，且更意外看到很多很好的創作，令我眼前一亮的作品，太多好作品了，連評判也頭痛，拿不定主意！

導盲犬服務中心得到很多位有分量的朋友支持，包括首席榮譽贊助人高永文醫生、首席贊助人龐愛蘭女士，以及多位顧問、關愛大使黎諾懿、執行委員會張偉民主席等。

這天的頒獎禮全部得獎朋友都出席，我見到很多導盲犬和牠的服務對象出席。我覺得是必須通過更多人去了解宣傳導盲犬，讓大家知道為什麼有導盲犬的出現，牠們的一生是怎樣的。牠們把一生奉獻，我們是否要更加愛惜牠們，接納牠們！

●認識導盲犬，協助視障人士，大家心存愛念！ 作者供圖

百家廊

鍾倩

阿慕的愛情

「我要很多很多的愛，如果沒有，那就要很多很多的錢。」亦舒《喜寶》中的這句話，十多年後我再次回味，源自根據她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。其實，對女性來說，如果沒有很多很多的愛，自由也是好的，自由甚至比金錢更重要。這是一個叫阿慕的印度女子帶給我的啟示。

阿慕的故事，我每次想起來就忍不住落淚。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小鎮的阿耶門連，阿慕生下一對異卵雙胞胎瑞海兒和艾斯沙後，與丈夫離婚，她飽受家族歧視，獨獨愛上了賤民木匠維魯沙。遵照當地種姓制度和男權思想，他們是無論如何不能結婚的，但兩人竟然走到一起，生活了13天後，維魯沙被警察暴打致死，舉報人不是別人，正是阿慕的姑婆寶寶克加瑪。沒過多久，阿慕也死了，只有31歲。她沒有死在阿耶門連，而是死在了阿勒皮巴拉特旅館的一間骯髒的房間裏。阿慕本是去那裏應徵秘書工作，為了更好地照顧兩個孩子，沒想到她孤零零地死去，第二天被清潔工發現。

記得阿慕最後一次回到阿耶門連，她用最後一次領來的微薄薪水給女兒瑞海兒買了小禮物，一包香煙形糖果、一個錫製的幽靈鉛筆盒、一本經典漫畫書《保羅．班揚》，並用貼着心形彩色紙的棕色紙包裝起來。她也給兒子艾斯沙買了漫畫書，但沒有給他，說要等到自己能賺夠租房子的錢就給他這本書，她說那天並不是遙遙無期，會隨時到來。她還設想，將來要繼續留在印度，創辦一所學校。那個時候，她已經病入膏肓，服用激素藥物導致全身臃腫，破手提包裏隨時裝着人工吸痰器，但她依然佯裝平安無事。

因為她有罪在身，死後教堂拒絕埋葬她，恰克舅舅僱了一輛卡車將屍體運回火葬場。「火葬爐的鋼門上升，永恒之火低沉的嗡嗡聲變成了一陣紅色的怒吼。熱氣向他們衝過來，像一隻餓呼呼的獸。然後，瑞海兒的阿慕被牠吞噬了，她的頭髮、她的微笑、她的聲音、她在孩子睡覺前用音樂猴來愛他們的樣子、她的晚安之吻、她以一手握住他們的臉（被擠壓的臉，魚嘴般的嘴），以另一手為他們分開頭髮和梳理頭髮的樣子，她拉開燈籠褲讓瑞海兒穿上的樣子（先左腿，再右腿）。這一切都被那隻獸吞噬了，而牠感到十分飽足。她是他們的阿慕和他們的爸爸，她以雙重的愛來愛他們。」

阿慕的故事出自阿達蘭蒂．洛伊《微物之神》。此書被我當做印度版的《紅樓夢》來讀，這樣說也許會引來質疑，但阿達蘭蒂所呈現的驚世駭俗的愛情，細膩的描寫，生動的刻畫，能夠給人以長久的省思和懺悔。阿慕的愛情，堪比馬爾克斯的《百年孤獨》，超越《霍亂時期的愛情》，她的愛情在印度是個「天大的錯誤」，在今天卻是一曲盪氣迴腸的自由輓歌。一個沒有地位的離異女人，衝破一切障礙，封建體制、家庭桎梏、親友嘲虐，她義無反顧嫁給賤民維魯沙。維魯沙的家庭也是極為不幸的，他們住在阿耶門連下游，父親維里亞巴靠採椰子為生，有一次拿鐵錘敲打花岩石時碎片戳進左眼致殘，安有一隻玻璃假眼。母親雪拉死於肺結核病，哥哥庫塔本從椰子樹上摔傷脊椎骨，癱瘓在床，插着尿管。他們一家都屬於帕拉凡，即底層賤民，他們在阿耶門連禁止觸摸任何非賤民，禁止走在公共道路上，必須拿着掃帚倒着爬，以將自己的腳印掃除，他們連說話都要用手遮住嘴，不讓被污染的氣息污染了與他們說話的人。

起初，我以為阿慕是以自由抵抗這種毫無快樂的生活，後來我發現自己理解錯了。阿慕9歲時就已經習得這種生活，從父母那裏，父親帕帕奇在白人面前搖尾乞憐，假裝體面，回家後卻經常對她和妻子瑪瑪奇家暴，「她培養出一種關於不公平行為的崇高理念，以及一種頑固而魯莽的癖性，那種在終生受到大人物恐嚇的小人物生命中所發展出來的癖性。她沒有做任何事情來避免爭吵和對抗。事實上，我們可以說她尋求爭吵和對抗，或許甚至樂在其中。」阿慕生命裏的異質，我不想簡單地用阿德勒心理學「簡單與超越」來闡述，也不想刻板地視作她內在防禦機制的自動保護——同作為女性，我能夠體會到她內心深處生長茂密的柔情與悲憫，在別人「否定之否定」時，她沒有弄丟自我——在陰溝裏看到星光，在罅隙中追尋光明，她委屈但不放棄地活着，她卑微但不苟且地攀援。阿慕的愛情也潛移默化影響到兩個孩子。有一天，雙胞胎艾斯沙和瑞海兒不知從哪裏弄來一條船，帶着恰克舅舅的女兒蘇菲默爾過河去維魯沙家，途中蘇菲默爾被水沖走遇難，其生母瑪格麗特克加瑪找阿慕興師問罪。這一切，雙胞胎似乎也早已見怪不怪，他們內心深處的自卑與抗爭、欲望與熱情，與阿慕沒有什麼兩樣。雙胞胎也經常打架，艾斯沙叫瑞海兒「難民竹節蟲」，瑞海兒則叫艾斯沙「骨盆貓王」，他們肢體拚命扭打在一起，現場慘不忍睹。或許，這也是他們情感發洩和確認自我的一種途徑。

當生存的代價爬到一個他們擔負不起的高度，當刻骨的恐懼侵蝕到一個他們難以企及的地方，阿慕、維魯沙及雙胞胎選擇了沉默。不在沉默中爆發，就在沉默中死亡。阿慕和維魯沙先爆發，後死亡。他們的死亡同他們的出生一樣，偉大而不可替代，唯美又獨一無二。似乎，阿慕的愛情從誕生那一刻起，就屬於微小，破碎，不完美，就屬於瞬間，當下，一剎那。「他們後面，河流在黑暗中悸動，閃爍如狂野的絲綢。而黃色的竹子哭泣着。他們躺在山竹果樹下，在那兒，一隻胡蜂、一個旗子、一個像是吃了一驚的飛機頭和一道繫着『東京之愛』的噴泉，在不久前才拔起一株開着船花、結着船果的老船樹。」這一幕動人場景，與曹雪芹《紅樓夢》中賈寶玉出家走向荒野異曲同工。然而，阿慕不需要任何人同情，她跨過種姓階級制度追求愛情，她衝破世俗享受愛情，她用愛超越了一切，她最終被自然所接納所慰藉，她31歲中的13天，也是永恒的。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回收意識

早前去梅窩，見到「綠在梅窩」的店位，設計簡約，分類仔細。但卻在附近見到不少紙皮，可憐的牛牛竟然在吃，我們阻止不了，看牠全都吞了，十分難受。

人類真的要減少垃圾，但易講難做，除了減少以外，最好是做好回收。香港的回收真的做得不好，可能與習慣或居所結構有關。日本人的垃圾分類做了很多年；太太在加拿大時，也說那邊的人不知是否家裏較大，丟垃圾時在家中已有空間分類，所以回收率又高又簡潔。香港亦曾做過追蹤新聞，回收桶裏的膠樽結果去到堆填區，叫人失望。希望「綠在區區」的表現不是這樣。

後來在大圍區，看見周末很多人排隊，原來是「綠在大圍」，其實居民都相當有耐性，也證明香港人有這樣的心，為環保願意付出時間和心力。我的屋苑也久不久會有人來收「四電一腦」，以及塑膠分類回收，每次都收穫不差。

最令人高興是有收外賣餐盒及杯，近來因多叫外賣，包括在公司又或居家，有了這類回收，我也會試收其他人的膠盒——畢竟疫情之下，消耗很多外賣容器。

和朋友說起，很多人都不知道有「綠在區區」的存在，雖然要自己拿去，但在家附近的話也不太麻煩，很多人都願意騰出時間去交回收物資。最麻煩反而是如何在家裏儲着大量膠、紙、鋁和玻璃。所以也希望政府及團體多做流動收集，或在大型屋苑多放收集箱。

疫情以來，我們屋苑的衣物和玻璃收集箱都停了，怕病毒傳播。其實這樣蠻可惜的，因為大量使用口罩及防疫用品，我們已經製造出愈來愈多垃圾。不回收衣物和玻璃，又再製造出更多垃圾。希望回收對於香港人而言，會變得愈來愈優先，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。

鵬情萬里

趙鵬飛

父母的心有多偏

《紅樓夢》裏有兩處寫父母偏心的情節，印象極為深刻。一處是中秋佳節，賈家闔府家宴，席間擊鼓傳花，鼓點停了花落在誰手裏，誰就講個笑話，逗眾人一笑。素來少在家人面前口若懸河的大老爺賈赦，藉着講笑話的因由，繪聲繪色地在眾人面前着實諷刺了賈母一針。

賈赦說，一家子一個兒子最孝順。偏生母親病了，各處求醫不得，便請了一個針灸的婆子來。婆子原不知道脈理，只說是心火，如今用針灸之法，針灸針灸就好了，這兒子慌了，便問：「心見鐵即死，如何針得？」婆子道：「不用針心，只針肋條就是了。」兒子道：「肋條離心甚遠，怎麼就好？」婆子道：「不妨事。你不知天下父母心偏的多呢。」眾人聽說，都笑起來。賈母也只得吃半杯酒，半日笑道：「我也得這個婆子針一針就好了。」

再有一處便是芳官洗頭。芳官不學戲了，在寶玉房中做丫頭。因為年紀尚小，管家就指派了粗使的一個婆子做她的乾娘，照看她。芳官每月的月錢，也如數交給這個婆子代為管理。這一日芳官要洗頭，婆子打了水和洗頭用的胰子等一應物件，卻先讓自己的親女兒洗完之後，才招呼芳官用剩水洗頭。本就心高氣傲的芳官即刻被激怒了，一句話便戳到了這婆子的心窩上——「把你女兒剩水給我洗。我一個月的月錢都是你拿着，沾我的光不算，反倒給我剩東剩西的。」

賈赦是家中的嫡長子，又承襲了爵位，卻自覺在母親跟前不受寵愛，藉着笑話當眾譏諷母親。這做派，這氣度，母親不偏愛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，更何況他一把年紀了，在子侄面前沒個尊重，左一個小老婆右一個小老婆，還不好好做官，成日喝酒。

芳官不被乾娘疼愛，一來不是親生的，乾娘不過是掛名。二來芳官自恃學過戲，品貌都勝過別人，因而過於伶俐，不知伏低做小，不知委曲求全，乾娘自是視她如咬群的騾子，半點疼愛也無，更無從偏愛。

最近，「父母的心有多偏」一度成為社交媒體上的熱門話題。起因是有不少人在網絡上吐槽父母，區別對待家中的子女。有重男輕女的父母，把好吃的好玩的優先提供家中的男孩子。有溺愛幼子或幼女的父母，毫無原則，只知讓家中的長子長女忍讓弟妹。更有甚者，父母對家中容貌和學習能力突出的孩子，傾注了格外多的關心，長期被忽視的那個孩子，自卑壓抑到幾乎要抑鬱的程度，以至於之後的人生一直努力掙扎着跟自己和解，跟父母和解。網絡的樹洞裏，雖然已經長大成人，但內心受到的創傷久久不癒的個案比比皆是。

平心而論，除非家中只有一個孩子，否則很難找到沒有分別心的父母。再慈愛無私的父母，也都是有個人好惡的凡夫俗子，要端平家中的一碗水，可能性並不大。即便如此，為人父母，職責所在，也應該竭盡所能，讓這碗水看起來始終處在一個溫度。

近些年來，有一種現象日趨明顯，但凡家裏有兩個及以上的孩子，離家在遠方獨自打拚自由自在享受生活的孩子，通常都是被父母偏心的那一個。尤其是一年中或者數年中，難得回來探望父母一次，帶回來的禮物和短暫的幾日噓寒問暖，會被父母長久的念叨，並一遍一遍炫耀式地向鄰居和親戚複述。而留守在身邊、常年照顧父母衣食起居和在病床前細心侍奉的那個孩子及其配偶，一般大概會被父母吐槽，嫌棄其不夠孝順不夠體貼不會說父母喜歡聽的話。不要問我為什麼知道，因為我就是生活在遠方那一個。

●向陽花木易為春。即便是同一棵樹，陽光偏向的部分花也會開得更為艷麗。 作者供圖